



大寫法俄戰爭

拿破崙縱橫橫闖，幾乎征服了整個歐洲。當他揮軍一舉攻佔了莫斯科後，才知中計。

莫斯科發生大火，處處廢墟，加上補給及國內問題，被迫主動撤退。

法軍慌忙撤退中缺乏全面的部署，受到俄軍的追擊，潰不成軍，死傷枕藉。

拿破崙退到法國，只剩下3萬軍隊（一說6萬），幾乎全軍覆滅。對拿破崙這次慘重的失敗，法人自詡其說是「敗給俄國冬天的將軍」。

托爾斯泰以超人的意志力和堅韌的毅力，大寫這次法俄戰爭整個過程，力求還原這次戰爭的真實歷史。

托爾斯泰撇開所謂歷史學家和政客對這次戰爭的判斷和結論，引用大量原始史料及個人的觀察，夾敘夾議，穿插戰時俄國的社會、經濟、文化和俄國四大家族的盛衰興替，同時描述了發生在這錯綜複雜時代背景下的動人愛情故事。

托爾斯泰的筆下：「最初是一片靜止的海洋。俄羅斯社會在戰爭前夜所享有的和平。首先的100頁，以極準確的手法與卓越的譏諷口吻，映現出浮華的心魂的虛無幻滅之境。到

了第100頁，這些活死人中最壞的一個，瓦西里親王才發出一聲生人的叫喊：『我們犯罪，我們欺騙，而是為了什麼？我年紀已過五十，我的朋友……死了，一切都完了……死，多麼可怕！』」（羅曼·羅蘭，下同）

「在這些暗淡的、欺妄的、有開的，會墮落與犯罪的靈魂中，也顯露着若干具有比較純潔的天性的人——在真誠的人中，例如天真樸訥的皮埃爾祖霍夫，具有獨立不羈的性格與古俄羅斯情操的瑪麗亞·德米特里耶芙娜，飽含青春之氣的羅斯托夫——在善良與退忍的靈魂中，例如瑪麗亞公主；還有若干並不善良但很高傲且被這不健全的生活所磨難的人，如安德烈親王。」

我對羅曼·羅蘭把安德烈親王列為「不善良但很高傲」的一群，有不同的意見。

在小說中，安德烈行止正派、作風嚴謹，受到作者托爾斯泰的充分肯定。

安德烈極力把農莊的農民從過去被壓迫奴役的狀態中解放出來，給予平等的待遇。

不管怎樣，俄羅斯人在經歷了這場戰爭的殘酷蹂躪，滿目瘡痍，有多少人家破人亡？！（譯《巨人傳·托爾斯泰》札記，之三）



中國四大河流行：長江篇長江三峽之一

「朝辭白帝彩雲間，千里江陵一日還。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。」伴隨着李白千古誦唱的《早發白帝城》，我走向重慶朝天門碼頭，登上接載近600乘客的郵輪，瀏覽長江上中游、長江三峽的山光水色。

「峽」字的本義，是兩山所夾的狹長水道；長江三峽，就是長江流域中，有三段兩旁滿布崇山峻嶺，懸崖峭壁的水道。

小時候，中國地理課老師——我的媽媽——在課堂上教會我們，長193公里的長江三峽：瞿塘峽、巫峽、西陵峽，是我們國家大好河山的代表作，是我們國家千秋萬代的壯麗畫卷。

郵輪沿江自西向東邁進，站在郵輪甲板上，驚見峽谷入口處，隔江對峙的兩面絕壁，組成了一道天造地設的大門——夔門——兩扇巨門迎面而開，山崖上有「夔門天下雄」5個字。長江到此，河寬不足百米，抬頭仰望，兩岸峭壁相脅相逼，令人嘆為觀止。「夔門通一線，怪石插橫流。峰與天相接，舟中地窟行。」這就是以雄奇見稱的長江三峽第一峽——瞿塘峽。

離開瞿塘峽，郵輪往東游走，不久，驚覺身在碧山連綿，雲霧繚繞的仙境中，長江走到此處，兩岸峽谷格外幽深曲折，峽中濕氣蒸騰不散，造就「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除卻巫山不是雲。」的千年絕唱——巫山到了，長江第二峽——巫峽到了。

巫峽綿延45公里，以「秀」著稱。遊人們憑欄眺望，欣賞巫峽的巫山十二峰。十二峰屹立長江南北，千姿百態，其中以神女峰最具詩情畫意。神女身高6米多，婀娜多姿，亭亭站立長江北岸，迎送舟帆，引人入勝。

巫峽中有小三峽，遊人坐上小遊船在小三峽穿梭往來。世外桃源，人間仙境，洗滌大地，洗滌心靈，那是小三峽的完美寫照——兩岸峰巒翠綠，江水碧澄晶瑩，迴壁萬籟寂靜，船夫敏捷撐篙，一隻隻猴子峽壁上輕盈攀援，一隻隻鸞鷲江上悠然戲水——這不是桃源仙境是什麼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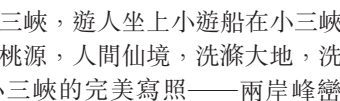
遊人們在小三峽中享受安寧、優美的一刻，船拐彎了，一道奇山異峰驚現眼前，打破了遊人的「緘默」，他們以峽峻秀麗的奇山作背景，在船頭留倩影。郵輪旅客全是扶老攜幼的「團體」，他們一家一戶，呼朋結伴，互相留影；船上旅客只有我是「孤家寡人」，我站立一旁，束手無策，如何是好？

這時，樂於助人的「團體」來了，船上遊人紛紛主動伸出拍照之手，更熱情為我設計拍照姿態，小三峽溫情漫溢，言笑晏晏，滿載溫馨歡樂。郵輪交友，這是三峽遊歷的意外之喜。郵輪上4天3夜，我和數百位來自全國各地的遊人同在餐廳飲食，一起到景點遊玩，舉目所見，大家互相照應，和睦相處，樂也融融。

郵輪上有眾多壯年男女，帶着他們白髮蒼蒼的父母來三峽，圓父母的長江夢——在我們中國人心坎上，長江是養育我們的母親河，能來長江一趟，能坐郵輪在長江三峽轉一圈，那是中國人一生的情緣結，畢生的夢想。

看到壯年人攙扶腳步蹣跚的父母漫遊三峽，對父母和顏悅色，呵護備至；年老的父母在子女的臂彎中老懷欣慰，喜上眉梢，我為子女們的孝心，為父母們的幸福晚年熱淚盈眶。

淚眼中，我彷彿也和父母手挽着手，肩並着肩，我們站在郵輪甲板上，大家一起細味長江三峽的雄奇秀麗，一起訴說對神州大地的美好祝願……



走好自己腳下的路

最近與多位樂壇友人茶敘，看見他們臉上都掛着久違的笑容，亦感受到他們的愉快心情；近年黑暴的荒唐損人不利己的種種行徑，加上疫情等困境的氛圍下，生活的確挺折磨人的。

「大家都盼望着黑暗之後能見到黎明，電視台舉辦製作的音樂節目，或是歌唱比賽、藝員訓練班等等，也能為香港的演藝事業帶來點點曙光，姑勿論成績如何，更現實一點說至少有一部分人『有工開，有飯食』呀！可能現在工作量比以前多，付出的努力和體力更多，但情緒上卻是『正能量』的思維增加了，大家更懂得珍惜目前的工作，少了抱怨。」

樂壇友人續說：「像TVB的歌唱比賽節目的參賽者雖然年紀輕輕，不過他（她）們的唱功都以實力說話，引起不少思維正面的觀眾及香港市民的客觀評價，證明仍有很多很多的香港市民，對樂壇及新晉歌手頗有期盼，因為有參賽者的表現驚艷到觀眾了！若對他們再加以培訓，多些鼓勵，這批年輕人前途應是無可限量，最好為香港增添多幾位歌王歌后。」

有音樂導師表示，不知道年輕的歌手是否會繼續在歌唱道路上前行，但相信當他們在某年某月回首時，會發現每次的舞台經歷和經驗是以後花多少錢都買不到的：「有年輕歌手說希望自己在樂壇能像偶像般名利成利，而我只會跟他們說，不必仰望別人，先走好自己腳下的路！是舞台抑或是事業戰場，也別拿自己的『尺』去『量』別人，雖然人生價值觀不同，但是一花一世界，一葉一如來，春來花自青，秋至葉飄零，也是自然定律啊！所以要放下雜念才能一路前行。」

能對自己喜愛的工作和事業有抱負的年輕人，應予他們支持及點讚，那些於「瘋語」中抱緊「歪理」的一群，只能說句：「由他去吧！」



七一的意義

今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紀念日，中國人民、中國共產黨員為這非常值得紀念的日子慶祝，那是應該的大事！但我怎也想不到，我的女兒向我查詢中國共產黨的事！

在這個隆重的大日子裏，國家舉行了大型的授勳儀式，「七一勳章」第一次頒授予29位共產黨員，表彰全國優秀共產黨員、全國優秀黨務工作者和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！

我特別興奮的是先父的好朋友，著名的表演藝術家、畫家藍天野老師是獲得此榮譽的共產黨員之一！儘管我才見過他兩面，但卻一直記在我的腦海中！

那一次的見面，記得有石慧阿姨一起，父親還特地囑咐我把他的畫帶去，那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吧，石慧阿姨還未移民加拿大，藍天野老師應該是跟人民藝術劇院來港演出；而且我的母親也一起出席，父親行動不便，我和母親分別擔當他的拐杖和扶手。我在那次的聚會負責當攝影，把他們聚會暢談的照片拍下來，收藏至今，那些照片成了我的寶貝、我的記憶庫！

回頭說我的女兒，她因為看到有關共產黨授勳、慶祝活動很受感染，那天之後她便不停地查根問底，追問我公公是不是共產黨員？她媽媽我是不是共產黨員？噢，怎麼我沒有想

過父親在世的時候揭他的底牌？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，只知他愛國、愛香港、愛我們！我告訴女兒家裏的確有一位共產黨員，我介紹了他，那是女兒的堂大哥，女兒興奮呀，說通關之後要回內地跟大哥詳細了解，並且要買一些關於共產黨的書籍，大哥得知二話不說，第二天便寄了過來，讓阿姨慢慢認識中國共產黨！

女兒的轉變令我很高興，相信公公婆婆在天上也感到欣慰，這一代人活得顛頭轉向，不知東南西北，不知怎麼做人，沒方向沒理想，混沌不堪，被有居心的人害得不似人，我家中猶幸當年父母的影響，走正途的還是大多數，不知青紅皂白的，唯有不停地用正面的態度，希望改變到多少便多少，我們也必須盡力改變他們的思維，糾正他們的歪念、歪理！



●藍天野老師（上圖左）與林擒、石慧（下圖右二）難忘共聚！ 作者供圖



雨傘雨衣的故事

記得內地有一位追逐風暴的攝影師很特別，嘗試用無人機去拍攝難得的風雲際會場面。他與相機、無人機遙相呼應，常要經歷一次次被狂風暴雨侵襲的險境。有時，為讓相機盡可能少淋雨，他把傘繫扣在上面，自己則要蹲在柏油路面上淋個濕透。後來他學乖了，自己事先總要多備上一件雨衣；畢竟身上沒有雨衣，就沒有遮蔽和溫暖。

我所在的城區下雨時，街道上多的一片花花綠綠的雨傘，路邊亭子裏有幾個望雨閒談的人。說到這兒，想起一位朋友對我說的故事：去年夏天某一傍晚，出門散步時他沒怎麼注意天氣預報，沒帶雨傘；正走在往常散步的路上，突然狂風大起，大雨瓢潑。遂躲入附近一戶人家的屋簷下，可雨一直下個不停，持續了很長時間，氣溫驟降，冷得超乎尋常。

這時，朋友發現這家門口竟放着一個傘筒，裏面還插了一把雨傘。於是，朋友按下門鈴，不一會兒裏邊就有人回應了。朋友隔着門說：「不好意思，我是在這裏躲雨的路人，能借用一下屋外的傘嗎？明日我就送來。」

「可以的，就是為避雨人準備的。雨小一點兒，再走吧。」搭話的人聽着像是一位老先生，話裏充滿了慈愛。朋友借下這把傘，順利地回家了。第二天是晴天，傍晚散步時，朋友帶上這把傘還給人家，同時帶去了一大盒口罩，藉以表達謝意。朋友把一大盒口罩放在傘筒旁，沒有打擾人家，自然也沒按門鈴。

朋友一臉真誠地對我說，如果自己日後不再住樓，而去住獨門獨院的房子，也要在門口置一個傘筒，裏面插一把雨傘。這雖是積德行善的小事，卻非常暖心。幾日後，當朋友又經過那戶人家時，看那個傘筒上貼了一張紙條，還畫了一朵紅花。仔細看，紙條上寫着：「謝謝借傘人的口罩，傘傘相連，心心相知。」

朋友對陌生人的善意，可謂感同身受。一次去華山旅遊，在北峰口險道擦耳崖遭遇大雨，在緊貼崖壁凹處避雨。此時，從天梯下來幾個人，看到我們一行人狼狽不堪的樣子，紛紛脫

下身上的雨衣說：「送你們了，我們要坐纜車下山，離這兒不遠……」說完，不由分說把雨衣塞到我們手中，便飛快地走了。

我從小喜歡藍色，特別是最心愛的藍雨衣。曾幻想自己穿着藍雨衣在十字路口張東西望，手攆着各色雨傘的行人從身邊走過。但小時候媽媽對我看管很嚴，有次下雨，我偷偷穿上那件藍雨衣，卻迷路了，是一位陌生阿姨送我回家的。也許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束光，並不耀眼，卻能穿透雨霧，足以讓人感動、流淚……

從記事後，我就會一度盼着下雨，為的不是打雨傘，而是穿雨衣。那一回，媽媽和小姨帶我逛商場，我見貨架上的一件藍色雨衣，就喜歡上了。買完後，我說：「咱們快回家吧！」等到了家，我三下兩下換上雨衣，不肯脫下。媽媽看着我，說：「雨衣不透氣，要捫出汗來了。你發什麼神經，小心感冒！」

從那兒以後，我天天盼着下雨，盼着雨滴在我的藍色雨衣上。可天公不作美，總是不下雨！我唸叨着：雲朵你太不爭氣了，不要盡搞些詩情畫意了，來個黑雲壓頂吧！太陽你太霸道了，不要盡搞些火焰噴湧了，要不莊稼地都要冒煙了！東風你太偷懶了，不要把海上的濕濕氣流都放跑了，小心我告你一狀瀆職罪啊！

終於，天色陰沉下來，老天要下雨哩！我跑回家，剛準備換上藍色雨衣，卻被媽媽盯上了。「你幹啥去，不是還有一項作業沒寫嗎？這天兒，馬上就下雨了，你給我好好在家待着。把那項作業寫完！」我有些氣急敗壞，但還是一聲不吭地走到書桌前，一邊寫作業，一邊看着窗外的雨景。「嗚嗚——啦啦——」窗外的雨聲，彷彿為我撲簌簌的眼淚伴奏。我知道，這該死的作業，只是心底裏的替罪羊。媽媽呀，您怎麼看不懂兒子的心呢……3年之後，我在日記中把這段雨衣故事寫了出來，媽媽讀了一遍又一遍。她歉疚地說：「孩子，是媽媽粗心。我忘了，你身上還有天真之氣。」那天，正下着小雨。突然，媽媽把我叫過來：「孩子，那件藍色雨衣太小了，你已穿不下。總把它壓在箱底，還不如用幾根木棍將它撐開，為院中的鬱金香花擋擋風雨



疫苗後續處理須知

很多朋友因行政或工作需要，都要打疫苗。

這幾個月來，我們整理了不少人講疫苗後遺症及後續處理的文章於群組內，也是時候歸納一下。

對無可避免的疫苗，最好的處理方法是找中醫調理一下。若有中醫叫你打完疫苗後別來吃中藥，會相沖，這些中醫真的不用再看了。正常的中醫都會叫你清疫苗毒，一是病毒，直接入血繞過全部免疫屏障（呼吸和消化系統），最好還是靠中醫的力量去扶助內裏的器官去消毒；二是疫苗內的佐劑、防腐劑、基因改造產物等等，雖然量少，但還是外物，也要掃一掃。最好是中醫把脈看什麼器官受感染了（因為跟血走，所以什麼器官也有可能），再用中藥或針灸幫身體排一排。

接下來就是對自己的照顧，多喝水，戒生冷酒精，多休

息，不做過量運動。若是發燒，不要隨便用退燒藥，身體燒起來免疫系統增強多倍，這是西醫也承認的，靠熱力去幫身體打仗吧。發燒的話不是壞事，身體有反應才好。發燒就保暖、浸腳、吃清淡一點，最好多吃粥，不要給胃部添加其他負擔。

西方人做法是服維他命C和D，就是正常的流感處理，他們流傳用檸檬蜜糖，我覺得中國人可用薑蜜，隨自己一向的習慣。另外可以用去做按摩，有發冷的話自己可以按腳、浸腳。很多人接種疫苗後會肌肉酸痛，找不到合適中醫的話，就去做做簡單的薑油按摩或推拿，其間注意保暖。拍打一派有提過接種疫苗前可以多拍打背部，扶一扶正氣。

接種疫苗前幾天要多休息睡好，有病真的不要接種，等一會。接種當天可以釣茶採茶、丁香等精油，在針口附近一直揉至心曠。祝大家好運。



選書的方式

不出所料，重新恢復舉辦後的香港書展，讓四面八方匯入會展中心的人群，比潮水還要洶湧。即便我特意揀在周五下午快3點了，才慢慢騰騰出門，還是免不了被擁擠在灣仔的天橋上，擠出一身汗事小，仍未徹底清零的疫情，實讓人心驚。所幸，香港人大都守秩序，口鼻遮在口罩裏，警惕藏在舉止中，隊伍再擁擠，前後也都還留有距離。緩慢前行的人龍裏，結伴而來的年輕人居多，並肩而行的，三五一簇的，幾乎沒有看到勾肩搭背過於親密的。圍於疫情，在人多的場合，年輕的脾性裏，最容易情不自禁地忘乎所以，也被科學防疫的文明習慣給克制住了。可見，明公正道是清清楚楚的教育，還是進不了的。

人頭湧湧，一絲風也擠不進來，直到進了會展中心，正面襲來的冷氣，瞬間將所有的焦躁都吞沒了。會展中心空間高挑，巨大的玻璃幕牆外，是川流不息的車輛，和維港風平浪靜的一灣碧波，幾隻輪渡悠悠蕩蕩。香港就是這個樣子，明明是在同一個時空，喧囂與寧靜，忙碌與閒適，赤貧與巨富，一起湧到你的面前，叫你百思不得其解，又不得不欽佩這一切都相處得坦然自若。

我常常在休息日的傍晚，沿着堅尼地城海旁，一路跑到添馬公園。看着夜燈，在高低錯落的大樓玻璃幕牆外，逐次亮起，霓虹閃耀，色澤變幻，宛若屏風上裊裊娜娜的仕女，珠翠滿頭，玉壺流轉，甚是華貴動人。拖着汗津津的身子，從中環摩天輪旁的天橋，逕直走向這幅華貴屏風的深處。寸土寸金的地段，樓宇林立，形制各具匠心，臨街鋪面的櫥窗裏，馳名世界的衣物和飾品，在塑製模特窈窕的身上，典雅華美。駐足街口，等待紅綠燈的一群中環白領，衣冠得體。街邊的飯莊和酒家臨窗的桌椅前衣香鬢影，推杯換盞，掩映罪微，一派富足盛世的模樣。一步之遙，拾階轉入緊鄰的後巷，老舊的唐樓擁擠狹窄，昏黃的燈影下，販夫走卒，引車賣漿。間或，會看到一個執紙皮的年過老婦，推一輛載滿紙皮的手推車，吃力地躬身埋頭推車。在街角一個隱在暗影裏的台階上，我看到一個蜷縮着身子的瘦小老婦人，孤獨地窩在那裏。她的腳邊，一隻敞口的手提袋，散亂地塞了一些衣物。

書本裏描繪的人世滄桑，字裏行間瀰漫着的悲歡離合，遠不如現實生活裏，一處不經意間闖入的場景，更能觸動人心。

展館裏密集的人群，猶如群蜂覓食，或是聞香識書，或是隨機選擇，不斷在各家出版社書台高來的展位上，尋尋覓覓，翻翻檢檢。不少有備而來的，攜帶了拉桿箱、雙肩背包、文藝味道十足的原色單肩布包，才一會兒工夫，看起來已經有了要滿載而歸的跡象。

論起選書的方式，在這樣的環境裏，除了瀏覽各出版社主攻的出版題材，和書籍裝幀方面的設計特色，我決計是一本書也買不到的。以前專職讀書時，我選書的方式有點類似果農摘桃子，一個作家就是一棵結滿了桃子的樹，在圖書館和書店把他出版的所有書籍，全部找出來集中看完。工作之後，專注於閱讀的時間有限，選書的方式不經意就變成了葡萄藤藤，每讀完一本不錯的書，就會順着這本書的方向，找到與之相關聯的另外一本質量不錯的書，接着往下讀。經常會從正讀的書中，發現有趣的人物和書籍，立刻寫在便籤上，得閒了趕緊買回來，等手頭上的讀完了，立刻接續上。到了年底粗粗一盤點，雜七雜八，枝枝蔓蔓的，連瓜帶蛋，竟也似一座小果園，啞住了不少特別的滋味不說，雜學旁收的，也長了不少的見識。